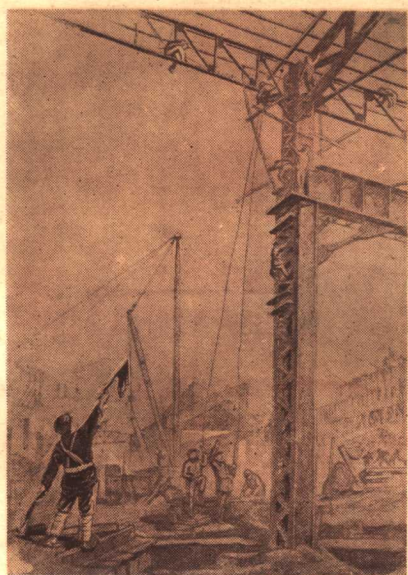




建設鞍山的人們

陸 灝 著

工 人 出 版 社



建設鞍山的人們

陸 灝 著

工 人 出 版 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九篇反映鞍山建設的特寫，真實地反映出鞍山基本建設部門的工人、工程技術人員、管理人員的建設祖國的高度熱情。偉大的祖國建設事業是一個熾熱的洪爐，是一場艱巨的戰鬥，千千萬萬人在其中受到嚴厲的考驗，鍛鍊成爲鋼鐵般的、不怕任何困難的、具有高度智慧的優秀戰士。他們有的是剛從農村來的新工人，有的是剛從學校畢業的學生，有的是具有多年工齡的老工人，有的是老一代的技術專家，有的是不懂技術的老幹部，有的是普通職員，在各個不同的工作崗位上創造着奇蹟；同時，在緊張熱烈的勞動生活中，他們在思想上也迅速地成長起來，具有足以爲人楷模的高貴品質。偉大的鞍山建設，奠立着國家工業化的基礎，建設鞍山的人們的忘我勞動，鼓舞着全國人民建設祖國的熱情。

〔5247〕本書字數：50,000字

建 設 鞍 山 的 人 們

著 者	陸 灝
出 版 者	工 人 出 版 社 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 （營業許可證公字第四〇六號）
印 刷 者	工人日報社印刷廠 北京北新橋路乾胡同四號
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

I—6,018〔累〕51,086

一九五三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七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目 錄

一個忘記自己的人.....	一
不平常的混凝土攪拌廠.....	九
王繼先的婚事.....	一五
友情.....	二三
人人都能創造榮譽.....	二九
好姑娘.....	三七
我們一定能學會的.....	四四
走機械化自動化的道路.....	四九
後記.....	六九

一個忘記自己的人

王進忠是那樣高興地回到了鞍山。

人們下了火車，有的回家去了，有的趕緊上食堂吃飯去，只有他一個人直向無縫工地走去。他一面走，一面想着應該怎樣向工程隊大隊長報告工作，譬如同志們怎樣提前二十天完成了一項緊急的修建國防工程的任務，怎樣得到了模範隊的光榮稱號；他還想到，要是大隊長知道了同志們這樣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不知要多麼高興呢。

到了隊部，他一進門，就看見大隊長王忠山在打電話。他滿懷欣喜地說：『隊長，我們回來了。』說完話，他火熱熱地把兩隻手伸出去，要去拉隊長的手。

大隊長雖然已經見到王進忠走進來，但他的眼皮眨也不眨，他的平板的臉孔上一點點表情也沒有，只用手使勁一擺，意思是說：『不要擾亂他。』然後，冷冷地回答說：『哦，回來啦。』



隊長的手擺了一下以後，就放下去了，王進忠伸出去的手落了空，只好縮了回來。這時間，大隊長的電話已經講完了。

『我把隊上的工作向你報告報告吧。』王進忠說。

大隊長回答說：『這幾天沒有空，以後再說吧。』他說完這句話，和另外一個人不知扯什麼別的事情去了，他似乎根本沒有興趣想聽什麼工作報告。

王進忠像在臘月裏被潑了一盆冷水，一直涼到心裏，他愣了一會兒，就走了出來，他走出來時，隊長王忠山看也沒有看他。

他到了工會主席那裏，工會主席倒是熱情得多，但他聽見王進忠要報告工作，就表示自己非常忙，連說：『我要馬上開會去，要馬上開會去。』看樣子，對於聽什麼工作報告，也是沒有什麼興趣。

抱着滿腔熱情的王進忠，在好幾個地方碰了這樣的釘子，他憋了一肚子氣，只好回到家裏去。一進門，就碰上他的老婆，他才想起自己還沒有吃飯，他對他老婆說：『拿飯來吃吧。』

老婆沒有理他，等了好大一會，她生氣地反問他：『你拿錢來。』原來王進忠出門四十天，他把家裏的事都丟在腦後頭。他的老婆接着說：『你這個隊長當得真好。』她還是原來那一套老意見，什麼當了隊長忙得家裏也不管啦，什麼不如去幹原來打鐵的老手藝還可以多掙工資等等。

『我爲什麼當得不好？提前二十天完成了任務，當了模範隊，有什麼不好呢？』他一面在說這些話，一面心裏就越想越難過，越想越憋氣。這個鐵漢子，在日本侵略者的統治時期，曾經親自揍過欺侮他的日本人；在最近修建的國防工程中，他冒着生命的危險，搶救了千百包洋灰；什麼困難，什麼危險，他都經得起，但在這時候，眼淚却止不住地流下來，他實在忍不住了，蒙着被哭起來。

他哭，一開頭是嗚嗚咽咽，不願哭出聲音來，後來，就憋不住了，就乾脆大哭起來，一直哭了一個多鐘頭。坐在他旁邊的他的父親看到這樣子，就問王進忠：『你不是共產黨員？』

『是。』

『你是個共產黨員，真金不怕火來鍊，哭有什麼用？』他的老父親是生活在山東老解放區十幾年的一個勞動模範，這個老人的堅強的話，觸動了王進忠的心。他想：對呀，什麼困難也沒有怕過，爲什麼見了官僚主義分子就吃不住了呢。於是，他就不哭了，第二天，他早早地回到了工地。

他一回到工地，他知道自己中隊長的職位被撤銷了，已經降爲組長。工人們知道了這件事情，有的實在氣憤不過，要去找王忠山算帳，這被王進忠制止住了。因爲王進忠碰到這樣的事情已經不止一次，他過去也曾經在當隊長的時候，忽然讓他當炊事員；一會兒又當隊長，一會兒又讓他當組長；但他自己只顧工作，從來不把這些事情放在心

上。

在無縫工地大規模工程開工的前夕，現場上堆滿了千百噸的殘缺的機器、破鏽的窗架以及各種各樣的爛鐵皮、壞零件。這些東西早清掃一天，我們的工程就可以早動工一天，那是當時最迫切的工作之一。

很短的時間，要完成很重的的工作，沒有人敢擔負這個任務。王進忠在這時候挺身而出。

他召集會議，和組裏的同志們商量如何完成這個工作。他盤算了一下，問大家：

『一個禮拜，幹完了嗎？』

有人說：『兩三個禮拜也幹不完。』有人說：『够瞧的。』

『要幹，我看五天就幹完了，要不幹，一年也幹不完。』

有一個工人聽了他的話，喊叫着說：『老王，你還那麼傻，再幹，我看你就要被開除了。』

『請你不要爲我考慮這一點，我是共產黨員，我們是爲黨工作，爲人民工作啊！』人們聽了王進忠的話，就活躍起來了。他們搶着說：『我們相信你，我們一定像你一樣幹。』

他們從廢鐵堆裏翻出來彎彎扭扭的輕便鐵軌，在躺着的破電車上卸下了螺絲，連普通的扳子和鉗子也沒有，他們把鐵軌弄直了修成臨時的輕便鐵道，把零散在角角落落的

舊穀輓拼湊起來，裝成了很多小平車。本來現場主任估計弄完這些東西需要一千個工，實際上，不到五天，用了一百八十個工就全部幹完了。

果然，真金不怕火來鍊，王進忠領導的那個小組，簡直是成了混凝土隊的心臟，工地上一刻也離不開他們。凡是逢上了特別緊急的工作，工地主任就要請他們去解決，他們不但每一次都能很好完成任務，而且常常是領導上計劃需要十天才能做完的工作，他們不到一個禮拜就做完了。有一次用小平車推礦渣，別人幹是三個人一天推八車，他們三個人幹，一天就能推到二十七車。由於他們傑出的勞動，工會授給了他們模範的獎旗，但後來他們再使勁一幹，竟做到兩個人一天推九十八車。在他們的面前，訂計劃變成一件很困難的工作了。

在我們這個時代裏，英雄的事蹟是不會被湮沒的。後來，官僚主義分子王忠山終於被撤職了，王進忠很快又担任了混凝土隊的隊長。

工程開始進行不久以後，正逢上雨季，傾盆大雨直瀉下來，廠房地基和已經挖好的『基礎』裏，到處淌滿了水，嘩嘩直流。在四公尺多深的『基礎』裏，十三號柱子的底柱正落在鋼架上，鋼架是被兩頭的道木堆墊起來的。這根大柱子，它牽連着全部廠房整個錯綜複雜的鋼的房架。大水從房頂和四面朝這個柱子的『基礎』裏兇惡地沖過來，水頭碰在道木架上，浪花四濺，造成一種非常危險的境況。如果大水把道木沖垮，使柱腳落空，整個房架就有可能陷塌下來，工地全部的工程就有可能要全部停頓。

這時王進忠正在吃飯，柱腳發生危險的消息，像顆炸彈一樣在飯堂裏爆炸，王進忠扔下飯碗，顧不得頭上澆着大雨，直奔廠房。人們都一窩蜂地跟着跑來。

剛進廠房，迎面有幾個測量員走出來，他們的臉孔變了顏色，不顧地上多麼泥濘，跌跌爬爬往外走，他們往外逃，但看見王進忠和工人們反往裏跑，自己就只好羞怯地放慢了自己的脚步，轉過頭來讓路。

雨，更大地下着，道木被大水衝擊着，彷彿已經有一點點移動。那『基礎』裏，只有工段主任蘇殿臣在裏頭，費力地搬動道木，道木大，人的氣力小，雨澆在頭上眼睛也睜不開，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有幾個人，在『基礎』上邊亂嚷嚷，他們是被這危險的情況嚇壞了，不知如何是好。

這是一個充滿了危險的時刻。人們必須跳到柱腳的下面去，站在道木中間，把兩頭的道木頂住，使它不被任何大水沖動，保持柱腳底座的穩固。但人如果跳進去，道木萬一發生變化，人就要被壓在當中，擠成肉醬。王進忠一來，他就唰的往裏一跳，跳在那最危險的道木中間，站在那鋼架的下邊。他馬上變成這一場戰鬥的指揮員，他叫工人，哪裏去抬道木，哪裏去抬蓆子，因為他平常留意，所以什麼東西在什麼地方，都在他的心裏裝着。大家看見王進忠這樣做，就紛紛接着跳下去，搬道木的搬道木，抬蓆子的抬蓆子，有的就毫不猶豫地爬上那根危險的柱子，把蓆子帶到房頂上去，擋住雨水。人們一個一個像從河裏撈出來的一樣，全身是水，最後，道木終被頂住了，電鋸匠趕來

把柱腳鉗在鋼架上，度過了這一場危險。

王進忠，就是這樣，工地離不開他，他離不開工地。在八月份澆灌工程最緊張的時候，他白天黑夜都不離『基礎』，常常人們強迫要他回去睡覺，他在家裏躺了一會兒，又跑回來了。有一次，他剛回家睡覺，一睡就做起夢來，夢裏他也在搗固洋灰，搗呀搗呀，一下子手落在他身邊的小女兒身上，小女兒哇哇地哭起來了。王進忠一開電燈，小女兒的鼻子給他打破流出血來了，他老婆也被吵醒，一見這情形，說：『哎，你最近瘋了。』王進忠不作聲，他自己只管穿衣服，一面扣鈕子，一面就往工地走。工地離他家，有七、八里路。他常常睡到半夜，睡不着，就到工地上來。今天晚上，他邊走邊想：昨天晚班的任務，應該在什麼時候完，今天白班應該幹些什麼。

這正是半夜兩點多鐘，很多人都已經睡了，唯有鋼鐵公司的烟囱，在漆黑的夜裏噴吐着火花，像萬人在天空中高舉着那巨型的火把，把天空都照耀得變了顏色。廠房內，工地上，那千千萬萬盞的電燈，連成一片閃眼的亮光。王進忠一到工地，看到工人們正在『基礎』上休息。他說：『同志們，工作怎麼樣了？』

人們高興地回答他說：『我們已經做完了，再分配點別的工作做做吧。』
預計今天早晨七點鐘完工的工作，想不到在三點多鐘，混凝土隊的夜班同志們就已經提前完成了。

他於是走到工地辦公室去要求新的工作任務，他到了那裏，人們已經下班了，誰也

找不見。這時候，電話鈴正一陣一陣地響得厲害，他拿起電話耳機，只聽見對方怒氣沖沖地在喊叫：

『你是負責人嗎？爲什麼不接電話？』

王進忠一看旁邊也沒有別人，他想，我就暫時當一下負責人吧。他答覆說：『你說吧，我能負責。』

對方開頭是批評工地辦公室不應該沒有人接電話，後來就提出了問題，說他們是運輸部的，有五個車皮在無縫工地沒有卸下來，這不但堵塞了線路，同時明天也沒有別的車皮再給工地送料。

王進忠知道這事情雖然與混凝土隊沒有直接聯系，但與工地的的工作却大有關係，他毫不遲疑地說：『那好說，等一會保管能卸完。』

電話裏本來很煩躁的口氣，聽了他的話就忽然變成充滿了感謝的聲音了。

王進忠跑到了現場，工人們正等着急。他們問：『有活幹嗎？』

他把這件事從頭到尾講了一遍，工人們說：『那還有什麼問題，我們保管解決。』他們很快尋到了那五個車皮，開始工作起來。

當卸完這些車皮的時候，燦爛的早晨又已經來了。說來也並不奇怪，這一天的早晨，和昨天，和在工地上這些緊張的日子裏的早晨一樣，人們竟誰也不知道天是在什麼時候開始亮的。

不平常的混凝土攪拌廠

「這混凝土攪拌廠，說來很平常。它不過是把現場上用人力幹的混凝土攪拌工作，改用機器代替。或者是把過去在現場上用攪拌機的老習慣，改成把機器集中在一起，成立一個專門進行混凝土攪拌生產的工廠。」

「有許多事情，在事後看來，很簡單，但做起來，却不是那樣容易。倒不是事情複雜難做，是人的思想，有時候像頑石一樣，千打萬錘，還是弄不通。」

「提起這混凝土攪拌廠，早在一九五〇年的夏天，蘇聯專家維契托莫夫同志就已經提出了建議。他剛到鞍山，就看見我們起砂子抬石頭，用的是鐵鍬鎬頭。運洋灰，是扁担加筐筐。攪拌混凝土，是站在鐵板上用鐵鍬幹活，混凝土的質量，是用經驗和眼光來保證。維契托莫夫同志在那時候，就看到鞍山未來的建設，他看到將來工程上所需要的混凝土，決不是單靠兩隻手可以應付得了的。於是他就親自領導設計、畫圖，要我們能不用人力的，都用機械；能集中生產的，不要零敲碎打。領導方面接受了他的建議，當時專門撥了二百億東北幣進行這個工作。於是，手搖起重機做好了，鐵的手推車做出來了，那時，立山正在建築工人住宅，準備設立一個攪拌廠攪拌灰漿，廠基的混凝土「基礎」也開始了。」

「施工要機械化、工廠化，這對只會零零碎碎使用人力的人來說，是個新問題。有的說：「咱們的國家人多，勞動力便宜，用機器，機器的折舊率比人力還貴呢。」有的說：「混凝土工程我又不是頭一回幹，怕人力來不及，弄幾台攪拌機放在現場上，我要用幾台，就用幾台，多麼方便。」有的人更悲觀，他們說：「搞這個多麻煩，你們的攪拌廠搞成了，我們的工程也可以做完了。」這些人裏頭，有的是不懂機器，用慣了手工業的辦法，當然不會用科學算帳。有的是知道要幹機械化、工廠化，怕麻煩，又怕學習。有的人是根據自己的經驗辦事，他以爲自己這幾手，一輩子就吃喝不完了。

「後來，維契托莫夫同志暫時離開了鞍山。由於不少工程技術人員的思想上的抵抗，所以施工機械化和工廠化的工作受到了阻礙。已經做好的鐵的手推車、手搖起重機，只好躺在倉庫裏，那立山攪拌廠的房架，做成了百分之八十，就再沒有人催，也沒有人繼續做下去了。

「這工作，一直拖到一九五一年的秋天，鞍山基本建設的準備工作開始進行，人們才又重新記起了維契托莫夫同志的建議，記起了混凝土攪拌廠。於是領導上下了決心，要把擱下來的工作，重新拾起來，繼續進行。當時時間就很急迫了。

「按理說，領導方面有了決心，這事就好辦了，但一開始，攪拌機就發生了大問題。原來我們的攪拌廠，每天的生產任務是三百立方公尺，現在要提高到每天生產六百立方公尺，本來準備的攪拌機太小，要做新的，時間來不及。於是，派人到哈爾濱、撫

順、本溪，到處去找，結果還是找不到我們所要的大攪拌機。後來，還是維契托莫夫同志幫我們解決了問題。那時候，他已經又回到了鞍山，他平時坐汽車，常常從市人民政府的門口經過，有一次，他發現在一段短牆的後頭，露着兩台攪拌機的腦袋，他派人一看，果然是兩架大攪拌機。東奔西走找不見，其實是有機器，就是沒有人想用，尋來的機器因為日曬雨淋，無人照管，可惜零件已經殘缺不全了。

『攪拌機找到了，還缺零件，還缺不少附屬設備，於是我們就天天為找這些東西奔跑。譬如，我們沒有皮帶運輸機，沒有這種機器，就不能向攪拌機裏輸送成百噸的石頭、砂子，到處打聽，一個工人告訴我們說：有很多零件，現在閒着放在耐火廠的倉庫裏。我們跑到那邊一看，果然有這些機器。我們寫報告向財務科要，財務科有的同志說：「這是國家固定資財，你們可不敢隨便用。」說起來這真奇怪，沒有人去用它，他們想不起這是國家資財；等到我們要用了，他們不是幫助解決，而是說：「不能動。」好像這國家資財只能閒着躺在那裏。後來，我們找到領導方面，才從倉庫裏拿來了皮帶運輸機上的一部分零件。但還缺少一個減速機，工人們又告訴我們，去化工部的洗煤廠找見了它。說起這也很好笑，化工部主任已經說可以給我們，我們自己也到洗煤廠看到有三個減速機躺在暗暗的角落裏，但化工部計劃科一定說：「我們沒有這種機器。」我們說：「我們已經看到了。」他們查帳，帳本上就是沒有，但我們現在用的減速機，是實實在在從洗煤廠要來的。

「『七拼八湊』，我們總算把攪拌廠的機器湊好了。大家等着看我們試車。這時候，那攪拌機的機器，真像安在我們的心上一樣，又緊張，又高興。但一試車，事情糟了，那三層樓的鋼鐵房架，機器一震動，搖晃得厲害，攪拌機上的齒輪，也乒乒乓乓打掉了好幾個，看到這情形，我們的頭直發麻。而有些工程師他們又說風涼話了。說什麼：我早知道你們是在冒險，別人在增產節約，你們偏偏在浪費。我們信任領導，信任蘇聯專家，誰也沒有洩氣，繼續拚命幹。房架搖動，我們請蘇聯專家來計算，他幫助我們在房架結構上加了斜支撐，攪拌機上換上了新齒輪，最後我們終於試車成功了。」

「攪拌機是能開動了，但我們出的混凝土的數量還是很可憐的。開頭，一天不過出幾立方公尺，慢慢出到一、二十立方公尺，就把我們忙壞了。那時間，主要的混凝土工程都快先後開工，我們工作不熟練，混凝土出得少，供不上現場用，再加運輸沒搞好，弄得汽車等混凝土，混凝土等汽車，真是亂糟糟。」

「到了七、八月份，攪拌廠的產量已經逐漸上昇，但工地上的工程師們，對我們仍然沒有信心。有一個工地主任問我們：「一天最多能出多少？」我們計算了一下各方面的條件，說：「最多每天能出五百立方公尺。」他笑着說：「算了，能出四百立方公尺，我就拜你們爲師。」他因爲不放心我們，還要我們在現場上安幾台攪拌機，保證混凝土的供應。好吧，安就安吧，我們自己覺得也沒有太大把握，九月份，我們就給他們安了三台攪拌機。這攪拌機往現場上一安，可就熱鬧了，三台機器安了七天，每天出三

百多立方公尺混凝土，但現場上就堆了成千噸的石頭、砂子和洋灰，鋼筋廠拿來綁好的鋼筋，都被堆在砂子裏頭，木模廠的木板也丟得到處都是。一天運石頭、砂子的汽車就要三、四百車次，道路也常常被堵死，這種混亂的情形，使別的工作都大受影響。事實說明，大規模的混凝土工程，把攪拌機放在現場上的辦法是行不通的。後來，只有把這些攪拌機趕快挪走，工地上才恢復了正常的狀態。」

這個說起話來有條不紊的助理工程師，是籌備混凝土攪拌廠工作的積極工作者之一，他的名字叫陳祖堯。三年多以前他還是之江大學建築系的學生，現在穿了一身油垢的棉制服，他的瘦削的臉孔上長着一雙很有精神的眼睛，從他的年青的額上所陷下去的皺紋和他的嘴邊常常生滿了很長的鬍子來看，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艱苦的工地生活給予他的嚴重的鍛鍊。很顯然，和幾年以前相比，他已經變成一個頗為老練的工程技術人員了。

『那末，現在攪拌廠的情況怎樣呢？』我問。

他帶着一種非常興奮和激動的聲音回答我，從他的聲音裏頭可以知道這個年青人是懷着多麼巨大的欣喜。他說：『現在，我們的攪拌廠就已經開始引人注意了。在十一號「基礎」澆灌工程進行的時候，每天混凝土的產量達到了一千立方公尺，每小時要平均供給四、五十立方公尺，在七十多小時內，我們接連地供給了十一號「基礎」三千立方公尺，這些混凝土，能裝二百四十個火車皮。特別是，十一號「基礎」是冬季施工，那